

Church Point, 又一處詩聲飄過的地方 梁曉純

需承認，達到永久覺悟，進入道的境界的確很難。活著就需要氧氣、水、食物，以及感官的愉悅。那五音、五色、五味的誘惑對於凡胎肉體的眾生實在太大。但畢竟我們需要有些讓靈魂飛升的時刻，那樣才使做人具有了意義。

所幸，我們有了藝術，它高於生活，是渾渾噩噩之上的一縷霞光。它可以觸及我們的靈魂，讓我們看到生命的意義，使我們流淚。

近期舉辦的悉尼國際詩歌節，就送給了我們一份來自諸天之外的感動。

十一月十四號這一日，悉尼國際詩歌節開幕式已經過去了四天。上午十分，我們如約驅車前往悉尼北部的一個海角——Church Point。天空下著小雨，我們一路奔馳，在經過了一大段曲折的山路後，到達了目的地。雖然天空依然陰沉，但和風煦煦，清爽怡人。

我和太太趙戎剛泊好車，便遇到在同一停車場泊車的自媒體大咖葉女士。我們結伴同行，剛走不遠，又看見不少前來參加活動的其他朋友，其中就有本屆詩歌節發起者、悉尼著名華裔詩人映霞老師，他們沿著海邊小徑一路款款走來。所有人都身穿以白色和藍色為主調的衣服，和同樣藍白色為主調的海天和諧地融為一體。

來到預訂的餐廳，戶外的桌椅上佈滿了水珠，許多人自然地希望坐到室內，但映霞老師堅持所有人都坐到戶外，說這樣朗誦起來才更具情調，萬一下起雨也沒有什麼。餐廳服務人員拿來了好幾條大毛巾，眾人一起上手，頃刻間將所有桌椅都擦乾了，又將各個桌上的陽傘撐開。這時，天空居然放亮現出薄薄的浮雲來。

不得不承認，此次選擇的地點尤其是戶外場地，淡雅色調的著裝等都完美地契合了活動的主題：詩意的休閒詩歌朗誦會。如此的一行人，如此的小小海角，遠離市井的喧囂，朗誦表演還沒開始，便已詩意盎然。詩歌節總編輯廖世敬先生支起三腳架開始了他的印像直播。前來參加活動二十多位人士是一群活躍在悉尼的藝術家、詩人和朗誦愛好者，還有來自上海遠道而來的著名詩人郭皓先生和張燁女士，悉尼的華裔詩人子非魚，也攜同同為詩人的歐裔丈夫James Guidotti一同前來，華裔詩人董方也欣然前來參加活動。所有人都參加了上周六在Parramatta市政廳舉辦的悉尼國際詩歌節開幕式，那是一個使心靈得到洗滌的藝術盛宴。

詩歌節開幕式那天，美妙的旗袍秀立刻將人們帶入了脫離塵俗的情景。接著，2024悉尼國際詩歌節名譽主席、著名詩人、悉尼大學馬克·特倫迪尼克教授（Mark Tredinnick）朗誦了在他母親逝世後寫的一首沉思詩，《殘冬的陽光，一個星期天》：雲朵在殘冬的陽光下悠然飄舞/四點鐘的空氣，如同高地溪流穿越茅草叢。/這樣的時刻屬於過去/未來的所有歲月也將擁有它……詩中捕捉冬日短暫的美麗，描繪了哀悼的瞬間，從而反映了記憶、失落和時間流逝的主題。

在開幕式上，每首詩的誦讀都深深觸動著讀者和聽眾的心房。詩歌之美，已超越語言，不論國度。其中就有伊朗著名詩人穆森的作品和他的“宇宙生成”小樂隊。在世界上最古老的樂器山特琴奏響的

音樂伴奏下，穆傑為大家誦讀了他感人的作品“Wings of Desire”。穆森朗誦時舞台的背景變成了黑色，聚光燈下三位伊朗藝術家的身影，如雕塑一般擺在那裡，兩人彈著弦樂，中間站立的穆森用深沉哀婉的語調朗讀著他的作品。人們屏住呼吸，此時已無需對那詩詞全聽明白，台上的三位藝術家就是最好的詩作。讀詩就應該這樣，自自然然中感人肺腑！因為詩歌，即使是抒情詩，始終是一種“談話”。

由黃河合唱團的演員朗誦映霞老師的《烏篷船》，將人們帶到了煙雨朦朧的江南水鄉，那是一汪深深的鄉愁。由趙立江老師和他的學生宦沛辰朗誦的上海詩人郭皓《秋天的小巷》，散發著濃濃的古老而現代的大都市中沉澱出的文化氣息。當徐希帽老師和葉子女士演繹著上海詩人張燁的《天橋上的媽媽》時，老藝術家精湛的演技傾倒了所有在場的觀眾。曉帆老師深情朗誦了剛剛離世不久的悉尼華裔詩人晉夫的《給我一個澳洲的日子》，冥冥中，分明覺得晉夫先生仍舊坐在我們中間，謙和地微笑著欣賞著台上的表演。從布里斯班專程趕來參加詩歌節開幕式的華裔女詩人燕紫朗誦了自己的詩作。歌唱家于佳易帶領精英藝術團的四位小模特的表演，將氣氛推到了又一個高潮。人們深深地沉浸在那激蕩靈魂的藝術享受之中……

今天的Church Point，場景又是另一番風味。藍青色的大海，泛著亮光的天空，潔淨淡雅的戶外佈景，一行人仿佛置身於一個與世隔絕的所在，又仿佛置身於雲端，將自己升華成了雲層之上的霞光，身體變得飄逸，步履變得輕盈。藝術家們的傾情朗誦，將這小小的海角，點綴得超凡脫俗，站立在遮陽傘上的海鷗們，也停止了喧鬧，它們隨著伴有音樂的誦讀聲，也張開羽翼輕盈地跳起舞來。

計劃中的節目表演結束了，大家依然興致未減，紛紛拿起映霞老師的詩集，繼續傾情朗誦。人們陶醉著，向映霞老師投去敬佩的目光。映霞老師就是一位將自己活成了一首詩的人，她多年來筆耕不輟，佳作頻出，並且致力於詩歌的推廣普及，她要讓詩歌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她的詩集的名稱就叫《我只想透過你的愛來看世界》，她，就是一道雲層之上的霞光。

離開Church Point時，一行人依依不捨，我們沿著海邊走走停停，時而駐足賞景或拍照，時而捧起詩集繼續朗讀。從此，這裡的海水和岩石，餐廳和小路，便有了關於詩的記憶，它們會對以後的來訪者說：那一年的那一天，這裡曾經有詩聲飄過……



Church Point詩歌朗誦會部分與會者合照



悉尼國際詩歌節開幕式大合照

澳華新文苑 第1185期 (A)

無題——送塵埃先生 方白

有趣的靈魂萬裡挑一，否則，如何會有春夏的雷鳴、冬天的寒風呼嘯？

那一天，大豐路口的
那個老人說
我不知道你是誰，
但我似乎認識你。

把夜的軌道延長，
假裝是我思想的高度，
睡不醒的眼，
我可以把記憶咀嚼一下。

我想，你和我一樣
是老天偶爾拋下的一顆蒲公英的種子。
別問故鄉在哪兒
我只能看見我自己的腳下，
別問我會去哪兒，
我不知道風向。

佛說：放下吧。
我說：我一無所有，
能放下什麼？
佛說：你有，你有貪嗔癡！
我說：我沒有。
正因為我沒有貪嗔癡，
我才一無所有。

身未動，
心已遠。
在一個物質的世界裡，
組織語言的成本越來越高。
於是，我選擇沉默。
有些夢
只能在黑夜裡才能擁有。

也許，還有酒井園
這塊小小的空間，
似乎可以點起一支小小的蠟燭，
燭光搖曳中，
我記起
我們的靈魂曾有過交集。

你曾經——憶塵埃兩三事 潔然

你曾經築起一方世外桃源
願在有風的日子看詩盛開
你曾經來到一片酒井詩園
敬了一杯《那一片詩意的酒井園》

你曾經擬想收集散落的楓葉
你說每一片楓葉都有你的詩
可你力不從心但願我相助
為你我拾掇了兩枚楓葉
然而肆虐的狂風猛然卷走了所有
你跌入了崩潰和沮喪，所幸
已留存你的收集加上我的收集

你曾經偶然觸碰五月，無意間

你的五月日邂逅了另一個五月日
驚異和欣喜撥動了你和你的吉他
低沉的吟唱飄過十里夜色
未有驚擾睡意朦朧的大地
便已輕輕抵達，抵達我的記憶

你曾經以為我鏡下的一牆斑駁
是用來交換你一紙的滄桑和詩句
其實我未告訴你，我從未意想
孤單的一牆何嘗不是一道風景
可當你一紙詩行的意外到來
那斑牆，那舊屋，那殘陽，那垂葉
驀然變得生趣盎然，詩情漫溢

你曾經在一首詩裡留下一個夢
你臆想如果穿過古巷可以找到前世
你尋問那麼走過石橋可否尋回今生
此時我與詩對坐，一同祈願
願時空可穿越，願生命有輪回
好讓你夢回現實，尋回今生
好讓七月的小聚時光為你停滯

你曾經，你說你偏愛愛的季節
可你卻選擇了極的季節啟程
如此匆匆，我猜想
你一定是承載著詩的使命
才會赴這趟遠行

他一直活在詩裡——追憶詩人孫晉福先生 廣海

在樂調圖書館的一度文學活動
晉福對我舉起了他冒昧的鏡頭
我也回敬地拍了他的照
這便是與他第一次邂逅

在悉尼的一個音樂沙龍裡
他投入地拍著打擊樂
於是樂友的角色
我第二次見到了晉福

在中海岸的文化慶典活動
留下了與晉福並肩的合影照

以塵埃為筆名的一首首詩篇
拉近了與晉福間的距離
使我真正認識了詩人的他

詩中我感受到他的喜怒哀樂

詩中我看到他在憤世疾俗
詩中我得知他曾敲過地獄之門
詩中我知道他向往並追逐自由
詩中我與他滿腔的熱血一起滾動

為了過詩一般的生活，他越洋過海
與袋鼠一起奔跑，陪樹熊林木談心
大海開闊了胸懷，波濤湧動起激情
他的生活充滿了詩

總感覺，塵埃心中有塊詩田
只要他落筆，隨時會奉出束束詩花

塵埃多才多藝，塵埃性格堅強、率真、不羈、豪放

如今他走了，我想
他是為了放飛理想，播詩天國
他一直活在詩裡

方竟成詩三首

所有的出發， 都是為了回家

毫不知情的油罐車
已經一卸而空
它要去一個叫
何家灣的地方
整列都是空車
仿佛只有車頭的司機和
押運的19歲的我
達成了一致目標
雖然有皮手套
但漆黑的夜
和急劇的晃動
使油罐車尾鐵質扶手
一陣又一陣的冰冷
直擊我的內心
原來這作為恩賜的出發
是如此巨測和風險
逃擇逃避已經不可能
愉快的接受怎能反悔
孤獨的隨列車飛奔
前方一定會有光明
一定會有家的溫暖

哦，每一次出發
都可能從毫不知情
走向戰勝恐懼
迎來最知情的光亮
哪怕只剩下黑夜的獨行

也拒絕動搖和逃離
因為家不會拋棄你
在前方在前方在前方

新加坡

當你感應著
那尊標誌性獅子
微笑的時候
你已開始讀懂
偉大而美麗的
新一加坡

潔白羽毛般的雲
和花園般的彩色
簇擁著烏節路的繁華
以及大街小巷的整潔
常常有陌生的華人
為你找到了最熟悉的幫扶
甚至教你怎樣操作取款機
一切是那麼井井有條
不同膚色在這裡和諧

深入東西南北的
新加坡河
奔流而不急躁
寬厚而不振揚
曲折而不停頓
歌唱而不自滿
兩岸早年創業的史跡
歷歷展現著

一步步穿越苦難的韌長
直至法治民主
照耀下的四小龍騰飛

哦，20年後又來牛車水
有緣認識三代古玩傳人
他的古玩格言擲地回聲
必一須一真

大寒逼近

因為網絡
這個世界大了起來
因為大寒
使這個冬天
遠望著最熱的日子
風雪、冰封
總是要到來的
不必一定是逼近
不必計較所處的環境
或者寬厚
或者拘謹
或者在轉彎處緊急剎車
或者在入場時默認失效
或者一切在逐漸向好
真的不必計較
堅守和做好自己
已經足夠
如同面對極寒
坦然綻放的風景
是戴雪而榮的梅花
她在從中笑的腊梅
乾枯瘦癯也在溫香的
金華佛手